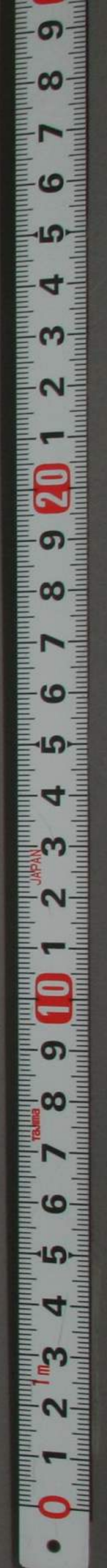


國語抄卷下

越語 楚語 晉語  
吳語 鄭語



特別  
A20  
623  
4



曾  
623  
卷



國語鈔卷下目錄

晉語

欒共子對晉武公

卻叔虎論伐翟祖

驪姬夜半讒申生

優施計動里克

秦立惠公

胥臣論教因材質

郭偃論難易

范文子杖擊文子

趙文子冠

范文子論戰

趙文子為室

叔向賀韓宣子貧

夙沙釐對中行伯

董叔取于范氏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尹鐸增壘培

壯馳茲論興亡

竇彘對趙簡子

知果諫立瑤

士茁論室美

鄭語

鄭桓公謀遷國

楚語

左史倚相戒申公

伍舉論章華之臺

白公子張諫靈王

鬬且廷論子常必亡

昭王賞鄖公兄弟

王孫圉對簡子

吳語

本一篇照俞本分為七

越行成于吳

吳許越成

申胥諫伐齊

吳王殺申胥

王孫雄決策

吳長晉盟

越王句踐滅吳

越語

句踐復仇始末

上篇

句踐陰謀

下篇

計文三十六篇

欒共子對晉武公

晉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  
日○星○河○岳○之○義○  
 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束○住○  
 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  
○下○  
 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  
○然○明○  
 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  
 二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俞桐川曰死從生來名理不朽三字一字二字字法精嚴

郤叔虎論伐翟祖 晉語

獻公田見翟祖名國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施于君父更韻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遠，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慨冒上財也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依據，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羽以鳥彼

國語鈔

卷下 郤叔虎論伐翟祖

於先升遂克之

俞桐川曰論翟祖曲當其罪乘城先登又何猛也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卻叔兼之而以老謀讓人以壯事自任此又才臣之所難矣

驪姬夜半讒申生

○九○字○包○無○數○曲○折○情○事○  
優施教驪姬優俳也施名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

彊彊也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皆有所見今謂君惑於我

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恐以亂國故而君未終命而不

沒未能即死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也其

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

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

故長民者無親無私親也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

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也厚之言以眾故不敢愛親彼將惡始

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

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也。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孰

不惑焉。欲太子立孰不惑，謂國人可畏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

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終必滅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

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

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也，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

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讓位，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

親，唯無親故能兼翼。曲沃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于翼，莊伯又殺昭侯太子孝侯，武公遂滅翼而蒸之，公

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

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

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翟之朝夕

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

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

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隣服，封疆信。君得其

賴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

之偏袷，督之衣佩，之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僕，子聞

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借來作論斷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文亦奇怪立奇異也不立

也推詳精細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

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危之害其身必外危

之使攻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古之衣也狂夫方相

將服是衣必非詛之其言曰盡敵而反謂征夫祭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

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謂僕人

俞桐川曰是夜半殺吻是優人智計步步刺着着劫。昏夜隱

謀而僕人却從衣佩上覺之所謂十目十手也知微二字寓意甚微



俞桐川曰。通篇府獄里克。姬叔君殺太子。獨難克耳。施却以一日來之來字妙。見其有趨利避害之心。一日字妙。明其最易動也。夜半旦明日。總做一日二字。三旬難成言非克則不成也。文

有慘殺之氣。誦者寒心。

前所設是晉大  
天之告八重耳  
或吾對敘舅犯  
冀芮對敘一辭  
一求識見便不  
印

國語少

卷下 秦立惠公 一





俞桐川曰。議論辭命。節節有精采。巧法又在夾敘。敘一段重耳。即敘一段夷吾。敘一段舅犯。即敘一段冀芮。敘一段里克。即敘一段呂卻生。丑同場外。淨並演鬚眉。更覺生動。是作者着意摹寫處。

俞桐川曰。質不可強。責重學者。學不可廢。責重教者。兩意並說。  
 立言無弊。文則奇麗高古。

郭偃論難易 晉語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至理名言可發深省

范武子杖擊文子 晉語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也隱語於朝。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

冠筭也

武子文子父子繼美。閱左氏傳並見。



俞桐川曰。平敘九段。即以末段收前八段。格整而奇。諸大夫語。不特於趙文子有美有惡。且各肖其爲人口角氣象。人具一真面目。

眉詮曰。禮既冠。遂以成人禮見於鄉先生。此文古意盎然。可附入冠義。冠禮廢久矣。閱此如摩掌上世法物。

范文子論戰 晉語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  
 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  
 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  
 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  
 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  
 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  
 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  
○重○  
○晉○不○滅○共○劉○石○未○必○雲○擾○  
○詳○復○鄭○  
○語○近○黃○矣○  
○晉○君○臣○情○態○皆○在○文○子○意○料○中○  
○復○說○一○遍○總○至○



趙文子為室 晉語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人不謁而

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對曰：「天

子之室斲其椽而礲之，加密石焉。密石，礲也。先粗礲之，加以密石。諸侯礲之，無密

大夫斲之，不斲士首之。斲其前備其物義也。備物得宜從其等禮也。從

甲之等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

之勿礲也。匠人請皆斲之。并已礲者文子曰：「止為也。」便後世之見之

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礲者，不仁者之為也。

俞桐川曰：一寫梗概，一寫虛懷，俱深微曲盡。

中引欒卻兩家  
一則有德而貧  
故免于難一則  
無德而富故及  
于難復及桓子  
懷子者宜及于  
難而賴武以沒  
其身見有德者  
猶有餘慶也可  
以免難而羅桓  
以亡于楚見無  
德者必有餘殃

叔向賀韓宣子貧 晉語

叔向見韓宣子起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隨其賻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

子欒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宗器祭

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發聞也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

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欒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畧也犯則

也法行志假貸居蓄也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欒

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也奔於楚夫

卻昭子御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

也更為深切著  
明若單舉武子  
便不能如此生  
動

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有五人为大夫三卿卻錡卻其寵

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憂○貧○必○思○救○貧○中○在○其○中○矣○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

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

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

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俞桐川曰說一德字便將貧字壓倒說一難字便將貧字擡高

層遞圓轉玩誦不厭

俞桐川曰。洪皓出使程濟從亡。千古丹心爭光日月。夙沙釐為之倡也。

俞桐川曰。求榮得辱。結昏富室者。宜凜此言。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晉語

趙簡子

鞅使尹鐸為晉陽

時當定解圍

請曰以為繭絲

賦乎抑為保障

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減籍稅

簡子誠襄子

無鞅之子

曰晉

國有難而

也汝

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前截是千古守土之箴後截見人地倚重之義



謝立夫曰。一家之興。必有人焉以佐之。趙氏之保世。滋大。董安子紆。其難於前。尹鐸申其戒於後。厥後襄子奔於晉陽。猶食二人之澤。賢才之於國家。利益長矣。彼伯樂不以私怨沒尹鐸之善。具有古人之風哉。

俞桐川曰。尹鐸增培。另自有見。若伯樂不言。彼亦有一段議論。向簡子表白。但伯樂自有規戒之言。借尹鐸說出。而尹鐸忠愛之意。益加發明。此相成之妙也。文於尹鐸心事。不復點明。而伯樂心事。反移在尹鐸身上。後歸賞數語。淡淡列去。各自隱而不露。此中大有三昧。

壯馳茲論興亡 晉語

趙簡子問于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有餘不足二語。自古興亡不外于此。

竇犖對趙簡子 晉語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鼃鼃魚鼈莫不能化。  
一、擬、情、出、以、雋、語、  
唯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  
客意。  
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  
○主○意○  
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  
○以○此○思○恨○恨○可○知○矣○  
何日之有。

俞桐川曰。簡子想化。要化出好來。竇犖論化。却化出不好來。喚  
醒無數妄想。祖龍死。天下亂。求長生。得速朽。同一化也。

俞桐川曰。狠不害。狠而不見其狠。斯害矣。不仁間有不滅宗者。  
不仁而濟以五賢。罔不滅宗矣。真千古名言。

士茁論室美 晉語

知襄子曰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詞氣婉折氣象端凝

三字志得意滿、十字無窮頓挫

著此筆明有據

名譽

應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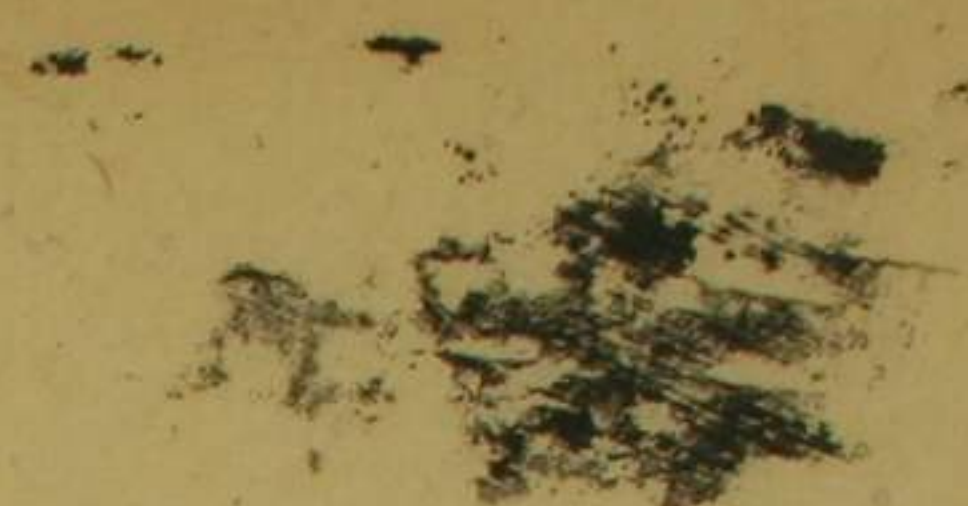
國語抄

卷下

鄭桓公謀遷國四

國語抄

卷下





俞桐川曰。論興必歷數其所以興。論敗必歷數其所以敗。論一國必究一國之始終。論一事必究一事之顛末。譜系風土人忽畧。我詳明典故事實。人模糊。我確當。縱則仰天俯地。橫則前古後今。大之甚。細之甚。怪之甚。核之甚。若乃佈置之離奇。紀撰之嚴謹。尤國語中第一篇文字。天字德字一篇主腦。又不拘拘。關照矯若游龍。

眉詮曰世未入春秋也。文伯先見如指掌。可作左傳畧例。逞猾  
夏者楚故。述荆芊特詳。兆東遷者幽故。論周弊尤詳。姜嬴庶姓  
則分截搭叙。晉乃同宗。則繼周標舉。章法似亂實嚴。要之悉是  
旁位。其主筆乃在號鄆之置鄭也。勢相引而緒相牽。又一絕奇  
體格。

左史倚相戒申公 楚語

左史 官名 倚相 人名 廷見申公子亶 楚申公史老也 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

夫 楚大 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儻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

奔走承序 承受事業 於是不給。而何服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 大夫士 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 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

位。宁有官師之典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

引武公即就老  
髦之論責申公  
之不可偷安也

引文王跌出楚  
于楚國責申公  
之不能匡君也

首段以聞不聞  
橫空提起議論  
宏整筆調宕逸

二段標舉莊王  
正以法祖也點  
綴處亦極為生  
色

誦訓工師所誦之誦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誓近也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也史不失書大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聾聵也史不失書聵也謂箴諫也史不失書聵也謂箴諫也及  
其沒不不失誦以訓御進也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詩大雅抑之篇又引文王  
也謂之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  
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無逸篇曰文王猶不敢惰今  
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止也數者即箴戒之屬王將何為此王將復  
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壹懼曰老子壹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此因申公以儆戒靈王也起從老耄接入末說到王將何為楚  
其殆哉乃夏君憂國之心若視為朋友規諫去而萬里

伍舉論章華之臺楚語

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為章華地名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賢受寵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  
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華也  
庶衆也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宮羽也為  
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氣氣稷也大不過容宴  
豆言宴有折俎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  
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馬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  
駟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駟右師元也駟鄭穆公之子子駟也

三段接入時事  
與上段一正一反  
句句相對

四段就美字闡  
發然到惡字亦  
反正相形

五段稱述先王  
示以王制也結  
出楚其殆矣乾  
谿之禍凜然在  
目

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

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也治也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啟疆

請於魯侯啟疆楚卿遠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

蜀在魯成二年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于容貌都那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

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也須頰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

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也取也於財用則

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

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

者駭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

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

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

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榭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軍實戎士也

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氣凶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

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日而巳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目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

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  
 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俞桐川曰。只就臺美二字發出無限議論。或從臺字說。或從美  
 字說。亦變化亦嚴謹。文詞整鍊。累如貫珠。柳州諸文。大率祖此。

俞桐川曰。武丁桓文。皆不當立而立者。靈王弑君得國。又行虐政。棄疾據于中。子干子皙窺于外。大亂將作。故子張援三君以爲法。行文層折而跌宕。鬼中殤宮語。史老之諷王也。王竟如

其言以荅子張寫得又悞又愚。

虛錄

泛論

鬪且廷論子常必亡 其語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 子囊之孫 囊无也 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

先喝明

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

實如餓豺狼馬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

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一邱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 公

馬足以稱賦 稱公馬公之戎馬也 稱舉也賦兵賦也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 賓饗賄也獻貢

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 郵過也 闕缺也 民多闕

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 封國也 封也 昔鬪子文三舍令尹 子文鬪伯比之子於

荒也舍 去也 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 成王

鬪且廷論子常必亡一

反

切論

楚文王之子頽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羞，進也。至

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

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

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即為楚良臣。莊王

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蒧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

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以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

常先大夫也。子衷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

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

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

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穆王裔臣之父也。欲黜商臣

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

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地之戰，子

常奔鄭，昭王奔隨。

俞桐川曰：段段歸重邱，民兩証楚事，跌宕踈快。

正



昭王賞鄭公兄弟 楚語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殺王鄭公辛止之懷曰  
○變○理○說○來○鑿○鑿  
 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  
○提○出○事○君○理○精○筆○峭  
 事君者不為內外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  
○大○義○煌○煌  
 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  
○追○叙○祖○德○以○明○弑○且○非  
 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  
○孝○益○見○忠○孝○合○併  
 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令○尹○子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  
○熱○明○思○父  
 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  
 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

懷為父辛為君  
 所見不同叙明  
 立案

為君忠為父孝  
故皆可賞斷明  
結案

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于○不○均○中○看○出○均○明○王○之○言○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俞桐川曰先提明事君思父結穴以斷作收格調整而密矣文  
氣更古穆堅厚

王孫圉對簡子 楚語

王孫圉楚大夫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趙鞅鳴玉以相映○白○珩○問

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

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

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

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木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

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珣皮虎豹皮所

先切言楚之所  
寶排出二士一  
藪先分後合皆  
國家利賴之用  
所謂不貴異物  
也對白珩辭  
令有體

以為茵韃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所以為射父。所以為不虞之備。

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大神相之。能媚神。故皇神相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

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舉推言之。

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灾。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

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謙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俞桐川曰：所寶者兩人一藪。有神有民。有文有武。既尊國體。亦壯國威。鍊格運機。筆筆變換。層層包裹。

眉詮曰：舊說以寶賢為主。則雲連一藪為贅。而後幅國之寶六更說不去矣。是泥於大學楚書之文故也。不知文旨惟以有用與華器對拈。讀書能各審本義。乃無窒礙。

與華器對拈。讀書能各審本義。乃無窒礙。

後又泛論國之所寶。見凡寶皆可致用。而珩獨無所施。正以剔起謙器句。繳足本意。

國語

卷下

國語

卷下

越行成於吳一

穆少春曰。老子云。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茲於諸稽  
郢大夫種之辭有感焉。夫以越之君臣所謀。土地所產。甲兵所  
聚。豈肯甘心於吳者。美言鴆毒。何不悟也。

俞桐川曰。大夫種言曲折沉鷲。該括吳越二語。行成詞令。述吳大到極處。迷越小到極處。對驕侈之敵。此謂上策。兩叙起師。見抗拒不下。勝負難必。種郢定謀。而吳在越掌握中矣。二臣之力也。

吳語以吳為主。此篇先詳越謀。及行成者。從對面揭出吳情。為全局提綱也。須合下六篇連看。此合下共七節。乃一篇也。照俞選本分之。

吳許越成

入吳王語便見侈心

入申胥語與種郢二人針鋒相對。英雄所見畧同。前篇從賓面提。此篇從主面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齊欲伐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sub>猶尚</sub>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sub>長盛之意</sub>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

人吳王語仍是  
侈心

入越王語仍是  
狐狸搯籠絡  
故智

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空成不盟。

穆少春曰。申胥論越之禍。歷歷如在掌上。讀之。令千古動色。何夫差之貪功玩禍。拒而不聽。以至於滅亡也。愚哉。

俞桐川日記。夫差語筆筆壯罔。記申胥語筆筆沉着。記越王語筆筆婉筆筆勁。筆筆暇筆筆快。

此入吳語正面矣。子胥忠諫。夫差復諫。兩下神氣如生。

俞桐川曰。此文如子孫見祖父疾篤。撫床號泣。帶說帶哭。而病者昏眩。不知千載無不墮淚。此諫伐齊也。却仍頂越成說。下且於越患詳言之。而於諫伐齊反畧。越實吳之正對也。儲同人云。忠悃之言。可悲可涕。



叙吳王語極驕  
於極復忌

叙申胥語極痛  
切極鬱結

吳王殺申胥 吳語

吳王還自伐齊。吳敗齊艾陵魯哀十一年乃訊。告讓也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體

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耦為耦言子胥佐

先王以立名於荆是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不自安恬逸而

處以念惡。居則念為惡于吳國出則罪吾眾。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以

妖孽吳國今天降喪。善也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

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

臣以能遂。決也疑計。慮也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

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

國語抄

卷下 吳王殺申胥

驟小喜遠大憂  
前後關鍵

不忍生見仍將  
死見憤詞苦喚  
總為吳亡預透  
筆

免叙會晉亦修  
心所使也却為  
越入吳作逆筆

叙越入吳作正  
筆

以後叙謀爭長  
事是旁筆却句  
句不放開越事  
第一層言會必  
先晉第二層言  
必挑戰乃可先

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  
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謂克之也必有以取之謂不其師以班用能援持盈以破而驟救傾  
之也必有以棄之謂不正其師以班用能援持盈以破而驟救傾  
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言無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  
疾辟易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  
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  
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  
此叙申胥死以終兩諫之案也王誇齊服負斷越禽針對入妙  
忠憤之情辭勃紙上可勝浩嘆

王孫雄決策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檢於歲乃起師北征闕同掘為深溝於商  
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定於黃池於  
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  
土子友夫差於姑熊夷吳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吳江以襲吳入  
其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取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定邊遽傳乃至以  
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同盟今吾道  
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令晉孰利王孫雄吳大曰夫危事  
不齒不以年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

國語少

卷下

王孫雄決策一





國語金

卷下

國語抄

卷下  
吳長晉盟二

俞桐川曰。首數行叙兵法。本禹貢顧命。而色澤似周禮左氏數  
大戰後。又一奇觀。吳晉辭命。機鋒相對。局面正大。文勢排宕。存  
商周之古穆。開秦漢之雄偉。王鳳洲謂古來叙吳越事。此當為  
冠誠然。

緊接前篇來。前是叙謀。此是叙事。首段極艷麗。中後極豪宕。儲  
同人曰。叙事開史記法門。

國語抄

卷下

越王句踐滅吳一

國語抄

越王句踐滅吳二



國語

卷一

國語

卷下

越王句踐滅吳三

國語鈔

卷下

越王句踐滅吳四

一

一

國語抄

卷下

越王句踐滅吳五

國語抄

卷下

越王句踐滅吳五

俞桐川曰。謀字為筋脉。天字為樞紐。倡謀二字。領起全篇。以下謀於隣國大夫。謀於羣臣。謀於國人。皆謀也。命夫人。命大夫。以下皆用其謀也。嚴步伍。即是勇簡士卒。即是仁奇兵。正兵。交迭而出。即是智。而審賞。審罰。審物。審備。審殺。即在其中。包胥之言。是綱。五大夫之言。是目。總謂之謀。末云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是大結束。然謀之者人。成之者天。故前後俱以天字呼應。文似

散碎。却謹嚴。似平叙。却迴繞。國語鄭桓。遷國齊桓。創靈而外。此又絕大文字矣。自首至尾。總寫他。一毫不敢輕忽。一着不敢紊亂。成筭在腹。所向無前。越王博謀羣臣。只是問用兵之法。非用兵之本。用兵之本。却在越語中。吳王昏篇。叙軍容壯麗。此篇叙軍法詳整。

眉詮曰。吳之為越。燼也。其稔禍不在受越。成而在淫名上國。故篇內於伐齊會晉事。特地大書。其首末詳種郢之言。與越師之制勝。祇為吳事領局。結局自與越語不同。自成吳語體製。通兩國語參會。乃見賓主篇分七節看。於吳語中。又詳舉越國君

臣謀議。非誼客也。其所述皆起師審戒之詞。全不及平時生聚  
教訓等事。與越語迥別。識此乃不混文章主客之位。

句踐復仇始末二



俞桐川曰。吳語末篇。詳記句踐用兵。此篇專叙生聚教訓之事。大率吳語每事實載。越語全局。打算吳語逐段錘鍊。越語一筆揮洒。其中有停蓄有洩瀉。有貫注有廻繞。曲折頓宕。自成波瀾。作者得意疾書。讀者拍案叫絕。外傳中又一變調也。



越語分上下二篇。上篇叙句踐，下篇叙范蠡。此為叙句踐之文也。眉詮云：爾俞評謂上篇歸功文種，下篇歸功范蠡。此為叙文種之文。或以執手與謀，將中間生聚教訓及起師伐吳，皆該括于謀字中，不特請行一事云云也。兩誌之以質高明。

句踐陰謀 越語下篇

首○總○挈○持○盈○  
三○語○包○舉○始○末○  
為○通○篇○之○綱○領○

此○段○叙○輕○代○取○  
敗○事○貼○持○盈○與○  
天○說○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先○虛○後○

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三○語○擬○綱○，定傾

者與人○取○人○之○心○，節事者與地○地○法○。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陽○

則損，月○則○損○月○，盛○元○氣○廣○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

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謂○天○時○利○害○。人事弗起，弗為之

始○人○事○謂○怨○畔○逆○亂○。今君王未盈而溢○國○未○富○實○而○，未盛而驕○道○

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

此段叙計議行  
成事貼定傾與  
人說。人字兼  
甲屈自下及委  
在因材二意

此段叙反國治  
內事貼節事與  
地說。末說到  
天陰陽順天地  
天因人聖人因  
天從節事得  
賊後融合天人  
次後滅吳事在  
尚耕作總收

家靡靡當作解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若人之所卒也

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

之矣二言謂淫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會稽王

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

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

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謂之天如此不已

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

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寶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

往曰請委歸也管籥屬附也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

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亦如種也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

國與范蠡入宦於吳為臣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

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

物以為一不偏其事不失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功而

兼其利萬物終美惡皆成以養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時不至不

可彊生事不究也窮不可彊成自若以處無妄以度天下待其來者

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

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階禍時天將有反事人

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事

無反吳事無曩隙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正法是地

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勅

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種音六和也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

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此兩不如此以文種治內為主是節事本義

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贏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謂賞

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因人善惡聖人因天人

自生之天地形之形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是故戰勝而不

報敵家不取地而不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

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使治

第一幅叙越敗行成及反國內治事也持盈三語本總挈通篇

之義此幅三段即緊貼此三語立說精微博大可謂深於三才

之道范蠡伐吳之諫洞悉天人深明時勢而句踐不從乃有

會稽之敗厥後名問慙勤虛懷下善動忍懲悔終能滅吳以成

霸業所謂人恆過而改者以此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恆

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

第一層是欲取  
姑與机智即持  
盈與天之義

二三兩層俱就  
敵國人事言舉  
朝廷夫政殺戮  
諫臣即定傾與  
人之義

第四層說到敵  
國土荒雜對曰  
天地定節事與  
地之義。未將  
天地人融合一  
片即藉作總應  
簡要透徹

委制於吳吳人之那於作不穀亦又甚焉言見吾欲與子謀之其可謀字一、可、  
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成也無一時反是守彊索與義峭  
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古流走死亡有奪予而  
有予天所有不予天所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紀年每段加一又字見其久  
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字二、未、可、二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報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古同軌  
信讒喜優優排憎輔遠弼聖人不出不肯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言皆  
相將順莫適相非以不忠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人、事、  
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可、字、二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主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此即天應未也意  
曰逆節萌生害殺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待、之、二  
刑害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未、可、四  
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食稻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換其理更遠  
人事未盡也謂饑困愁怨之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待之、三  
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以、人、事、融、入、天、地、合、併、一、片、陰、符、  
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秘訣、  
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文種欲以帶甲五千人致死即此意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陰、謀、以、釋、人、疑、禽、荒、酒、

荒與前相應、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  
印人事盡之  
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于上而天乃可以致天地之  
殛王姑待之

第二幅為伐吳進謀也按年而下凡四層故作緩勢人事天應

作主腦謀字待字作線索可未可作段落

至於元月爾雅九月為元王名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殄

饑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

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請代臣聞從時

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

前一層落到伐吳救火追亡妙用急著後兩層弗許弗與戰又

妙用緩著從天  
人事參論兵  
機皆持盈定傾  
之旨

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弗忍欲許與前待字相應范蠡

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

急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灾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

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易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

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

常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疑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

以隱陽至極也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還月盈而佳虧也古之善用

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沉先則用陽猛近則用柔

遠則用剛後無陰蔽無太先無陽察無太用人無執無常往從其

所行軍用人之道。因剛彊以禦陽節不盡。敵敵未至於極。不死其野。致不輕死。

其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觀其民

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灾民尚逆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

宜時而為。人客動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時而為。

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因時而宜也。凡

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蚤晏無失。

必順天道周旋無窮。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窮。王姑

待之王曰諾弗與戰。第三幅叙伐吳行師時事也。又以論兵作養局。忽急忽緩皆有

精理與義存焉。孫吳兵法黃老學術合為一手。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謂水犀衛士。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外。近湖。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

公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

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以為功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也。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

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同卑。禮俞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

前兩層諫阻行。成猶屬奈酌時。對使直是不論。情理狠心辣手。險極毒極。終持。盈定傾之義。

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  
 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  
 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  
 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  
 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  
 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不成故濱於東海之陂陂也鼃鼃魚鼃之與  
 處而鼃鼃蝦蟆也之與同階同階也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  
 安知是譏諛之巧辨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篇末以范蠡去  
 國收句一篇陰  
 謀險毒文字忽  
 以恬夷之事終  
 之異境頓開以  
 與文俱不可測

不祥雄請反辭於王王越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蠡自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反報范蠡不報於王  
 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第四幅終滅吳之局也前此時未至一步不肯妄行今此時已  
 至一着不肯輕放所謂伏如雌守起如鷹擊者也觀王孫雄行  
 成一種哀迫聲情范少伯堅拒一種忍狠魄力可憐亦可畏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  
 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  
 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

國語少

卷下 句踐陰謀七

由是遠辱免患  
身名俱泰亦持  
盈定傾之餘波  
也

倒跌文法

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

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

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

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

夫朝之。從甲至癸為浹。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

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方

也。正其封疆也。

第五幅結范蠡之案也。前叙范蠡堅狠之至此，叙范蠡超曠之。至不知其超曠處，正其堅狠處，絕非有兩副胸襟也。然而意念

深矣。讀至輕舟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為之徘徊四顧者久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差可彷彿其意境。

俞桐川曰：越語上篇歸功文種，下篇歸功范蠡。上篇記生聚教

訓之法，下篇論消息盈虛之理。篇首天地人三句立柱，以下分

應三段。四年以下逐段以天道人事參論。吳勢末段泛舟五湖

不出持盈定傾要語，首尾血脉關通。時未至一步不可妄行

時既至一着不可輕放。陰符素書而外又一奇觀。記年記月

屢以名范蠡而問領起，是一篇提掇。范蠡末路只以不知所

終結住，但見烟波縹緲，令人追慕。居齊適楚說破反覺索然如



建文諸臣。雲門雪菴樵夫。補匠蕭疎。慘淡莫可測識。自然長恨。千古彼註。出姓名者。真笨伯耳。頻點五湖興衰。離合盡在此地。傳奇絕妙。關目。

特為范少伯置此一篇。猶齊語之有管子也。博奧精深。直可作子書一則。

